

格致 著

从 容 起

我的人生笔记
WO DE REN SHENG BI JI

时代文艺出版社

我害怕长大，也就是害怕死亡。我像传送带上的罐头，被推动着向前。而前面是什么在等待着我，我在12岁的时候就知道了。我只能努力向后挣，我生命的几乎所有力量都被我征集用来抵抗生命的前行。

格致





从容起

Cong Rong Qi Wu

我的人生笔记

WO DE REN SHENG BI JI

格致◎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容起舞: 我的人生笔记/格致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 - 7 - 5387 - 2233 - 8

I. 从... II. 格...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1515 号

我的人生笔记: 从容起舞

作 者	格 致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焦 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5638648 发行科: 0431 - 8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长春市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WO DE REN SHENG B I J I

从容起

格致：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东北吉林。1985年毕业于吉林地区师范学校。曾做过教师、公务员。现居吉林市。

2000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曾在《作家》、《布老虎散文》、《人民文学》、《十月》、《天涯》等多家文学杂志发表作品。获2003年「布老虎」散文奖、2004年人民文学奖、2006年第二届吉林文学奖。2004年7月出版散文专集《转身》（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散文合集《七个人的背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散文合集《阴性之痛》（华侨出版社）。

格致是近几年凸现的新锐散文的代表，其作品与传统散文相比有着明显的变数，从而提升了散文审美上的难度，同时也加大了对于散文认识上的难度。格致的散文体现了一种珍贵的散文精神：从个人经验出发，真挚、执着地探索公共经验，探索真正迫切的心灵和思想疑难。



从容起舞



我的人生笔记
WO DE REN SHENG BILU

出品人：张四季
责任编辑：焦瑛
技术编辑：赵宇

封面设计：时代设计·沈荣
corm123@163.com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体育课 〇八一

在苇席上 〇七四

象形文字 〇六八

站立 〇四二

军用行李绳 〇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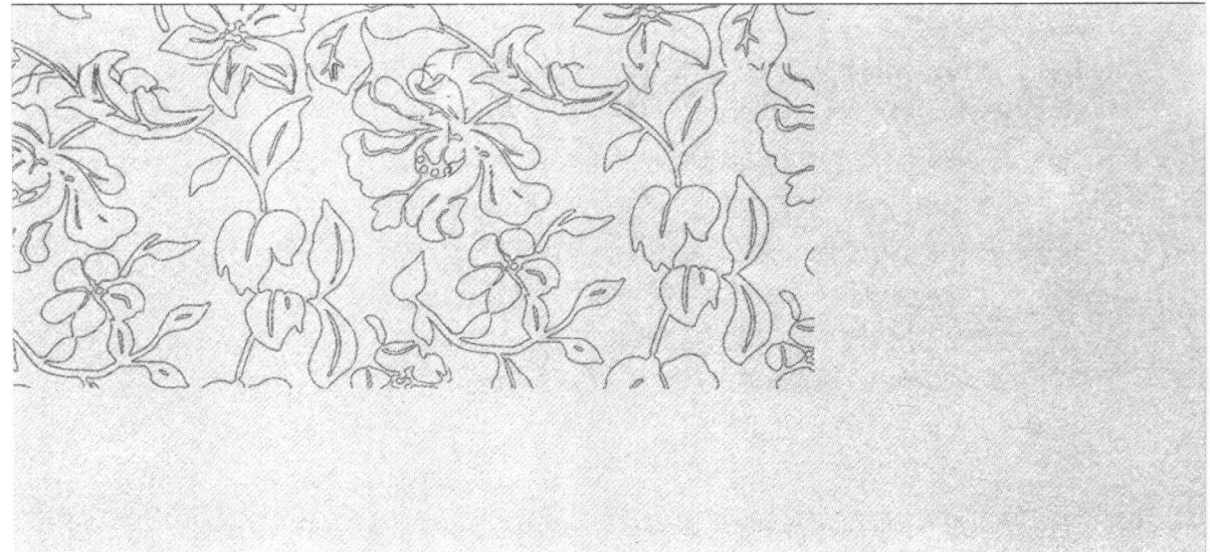
告诉——格致工作记录本 〇二六

庄周的燕子 〇二三

减法 〇〇五

利刃的语言 〇〇二

辑查：B面生活





那是蛹的害羞之处 一九二

红花 白花 一八八

辑叁：丝绸的光芒

布达拉宫后面 一六四

红方块 一五一

在边疆的大风中 一四三

在道路上 一三三

草本香瓜 一二八

医疗事故 一〇九

遭遇囚犯 一〇四

转身 〇八六

辑贰：他们



后记：用有毒的语言 二七九

替身——我走了，我来了 二七一

替身——丝绸的光芒 二六六

替身——通向神祇的道路 二五七

替身——复活的长发 二四五

白布上的莲花 二三八

白布上的细粉莲 二三〇

白布上的芍药花 二二九

打开衣柜 二二三

逃生之路 二〇四

躲在镜子后面 一九七



利刃的语言

夏天，整个城市如一片叶子，被烤焦了，发了黄打了卷。只有街边一堆硕大的西瓜，如一滴滴还没有蒸发的水珠，闪着凉爽的绿色的光芒。

我在一堆有着碧绿花纹的西瓜旁停下了脚步。我只喜欢这种西瓜，它是圆的，且有青蛙脊背上的花纹。这和我童年图画书上的西瓜是一样的。而其他的西瓜，颜色像冬瓜，形态像枕头。

卖瓜人是个中年男子，黑且瘦，眼睛很大。他将手掌伸平，在他臂长所及的范围内的每一个瓜上拍，最后选中了一个较大的抱了过来。他头也不抬地说叫不叫？（叫：切开一块以验优劣。）我说叫，不好不要。于是他三刀就在西瓜的肚子上划出了一个三角形，并像拔暖瓶盖一样将那块瓜拔了出来。我伸过头去看那个三角形的井，里边真如井一般汪了一片水渍，瓜肉发了炎的伤口般红肿不堪。这是熟过的瓜，或在搬运过程中受了外力的撞击，虽然外皮完好，但里边已如发生了地震，全乱了套。我拒绝买这只瓜。直到此时，我还没特别的感觉，一件再平常再细小不过的事，它还没有什么意义，拒绝这只瓜的理由又是那样充分。

卖瓜人一手托着瓜，一手握着西瓜刀，不好，哪不好？并且直视我。我不明白他的自信从哪里来？快要烂了的西瓜能使他的目光笔直地射向我而没有一丝游移吗？一定另有原因，它的笔直的目光后一定有一个坚硬的支撑。我的目光在他的身上寻找，于是我的目光与那把

西瓜刀相遇。残留的西瓜的汁液，正从刀尖一滴一滴缓慢地滴到地上。它们是淡红色的，跟人体的血液极其相似。刀是月牙形的，刃口比刀背长出约一倍，在强光下反射出刺目的光。它距我只有 20 厘米，只要二分之一秒，刀就能将这段距离变成零甚至负数。握刀的手是黑色的，上边的血管如老树的裸根盘错着。他的手臂像是刀黑色而有力的柄。刀和他的手是一体。他是一个身上能长出刀的人。刀从他手臂的顶端长出来，并且在他的血液的浇灌下越发的锋利。

我害怕了，怕这把从他的手臂的顶端长出的刀是个任性的家伙。他的大脑指挥不了刀，反而被刀所控制。刀是嗜血的，它永远乐于在柔软的不堪一击的肉体上证明自己是一把锋利的刀。刀面对石头的时候是会低头并且绕行的。但我不是石头，恰好是一堆柔软的肉。刀已看见了我，并且露出了笑容，正在一毫米一毫米地向我移动。它可能是厌烦了那堆西瓜，厌烦了西瓜发出的嘎嘎嘎嘎清脆的哭叫声。它想换一个略有些弹性的东西。西瓜的血毕竟没有腥味，而且是令它讨厌的甜味。刀是不甘堕落的，切割西瓜实在是无奈之举，一旦有机会，它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真正的血液亲和的机会的。

我看见那个卖瓜人阴沉的脸，他没有买卖人那种可以随时运用的笑脸。是刀使他可以不笑，刀给了他勇气和理由。我不能同他争执。我在那把月牙刀闪闪的白光下接过了西瓜。我付钱给他时说：我买了，不是怕你，是怕那刀。一般人听了都会笑的，但他没有，他像阴天一样，就是那种没有



外面的世界很可怕，呆在角落里别动。
我对小狗二头说。



我的功课实在是太好了。中学三年級，我已是全学年几百人的第一名。

雨的阴天，但晴起来也没有希望。

刀是有语言的，以前我不知道。但自从我的邻居二萍在一把切菜刀下变成一堆肉泥之后，我开始能听见刀说的话。它说它喜欢一切柔软的东西，比如青菜，比如绢布，比如女人。它说它不大喜欢石头、金属、男人等等一切不容易切割的东西。它们不但难于切割也不容易下咽并且味道也不好。

我怕刀，听懂了刀的劝告。并且弄明白了刀是个什么东西。我买两样物品——肉和西瓜——不敢同卖货的人争执。这两种买卖是有刀参与的，或者说是刀的买卖。我不敢同刀理论什么，刀说的就是真理。

我在刀的逼视下接过了坏的西瓜，接过了切割得明显肥肉多而瘦肉少的肉。我没有办法，我不是刀的对手。在刀的面前，我仅仅是一茎青草。刀是我的敌人。我在一把刀的面前什么真理也不能坚持。刀把公道切得一面太大，一面太小，但小的那一面放上一把刀，就平衡了。

减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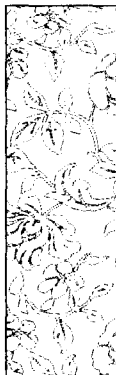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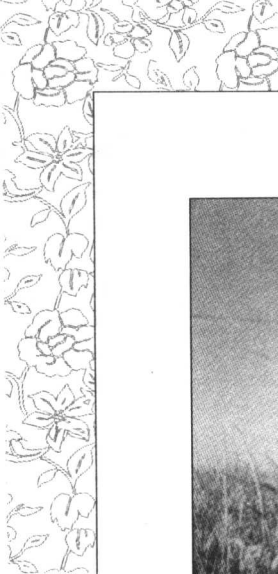
现在，学校与家之间的距离是4公里，由1.5公里乡村土路和2.5公里火车道组成。6年前我的学校距家不足30米。它位于屯子的中心，使每个孩子上学的距离大致上相等。那是一所小学校，房子比民房大约一倍。一年级在东侧的房间里，二年级在西侧的房间里，中间的小房间是两位老师的办公室。

上下课是用电铃来呼喊的，不是一段铁轨挂在树上，然后由一个老头去敲。这说明我童年的生活环境已被现代文明所浸染，电线已同我的幼年生活扭结在一起。有电就有灯，有了灯，我们的教室就不会太昏暗。我基本上是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开始读书识字的。

我认真观察过那个房檐下的电铃，在它静止的时候，在它大叫的时候。它接近一个乐器。一个手掌大的圆面，一个小铁锤。铁锤敲击它的侧面而不是正面。按下电钮，小锤就以肉眼无法追赶的速度开始原地踏步。每一步都踏响了，每一个响声还没来得及站起就被后面的声响扑倒了。它们一个连着一个，扭成一团，连成一片。其实，它的原理同树枝上挂一块铁，再用铁锤去敲是一样的，只是人力拉大了声音间的距离，给了每一个声音伸展和生长的空间。电铃的声音是那些独立、悠长的声音的有序码放，电使之方向一致，大小相等。金属的

005





我的功课实在是太好了。中学三年级，我已是全学年几百人的第一名。



我希望儿子能像他身后的锋芒一样。

006

悠长的余音在这里是多余的，像懒洋洋的哈欠，它被修减掉了。电将散落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懒散又悠长的声音很好地组织了起来、管理了起来，电说，向右看齐，齐步——跑！

我在明亮的教室里，在切去尾音的规范的电铃声里开始了读书时代。我的同学有 27 名。二年级读完的时候，我们就从这所离家很近的学校毕业了。三年级要到距家 750 米的小学接着读。学校在两个自然屯子的中间，这两个自然屯是一个行政大队，相距 1.5 公里。学校把 1.5 公里从中间断开，形成两个 750 米的上学之路。两个屯子的孩子相向而行，各自走过 750 米，然后在一个操场里混淆。但据我们的目测和步测，学校距另一个屯子要近至少 200 米。学校的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水稻田，1500 米的中心点不难找到，那么，这 200 米的误差是有意的。据我的分析，这与我的父亲有关。两个屯子合成一个行政大队，父亲是大队书记，也就是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最高行政长官完全可以决定小学校的位置，也可以决定学校离自己的孩子是远还是近。最后，父亲使新建的学校离自己的孩子远了 200 米。原因有二：1. 另一个屯子大，孩子多。2. 大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来自那个村子，他们对父亲有敌意，敌视的原因仅仅是父亲的姓氏。父亲小心谨慎，



从 容 起 舞

力争不给他们留出攻击自己的余地。于是，我向前多走的 200 米，就是父亲在权力上有意后退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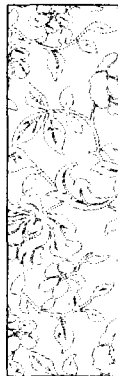
走过这条暗藏着政治的上学之路，我开始了三年级。我的同学是 25 名。有两名男生没有升入三年级，没有走上这条比另一侧远 200 米的上学之路。他们是因为严重的智障，与远出的 200 米无关。一个叫海，生得眉目清秀，头发还是非洲人似的小卷。他经过了两年学习，掌握了 $1+2=3$ ，但 $2+1=?$ 他有时算对，有时算错，至于 $3-1=?$ 他就从来没算对过；另一名叫彦，他的问题在文字上。他上课坐得最直，眼睛睁得最大，写字用的力气最多，但他写的字，一眼看上去，基本上不是汉字，比汉字的笔画要少一些。因为笔画少导致他写的字没能围成方块。他的字比别人的笔画重，笔画黑，划入纸的纤维，像是石刻。他手里的笔画，都是些不老实的家伙，不用力把它们嵌进纸里，它们就会到处乱跑。他机智地抓住了一横，急忙按进纸里，又抓住了一撇，再按下去。他无暇考虑这些笔画的准确位置，只能像抓鱼一样，匆匆丢到竹篓里。他被这些横竖撇捺搞得很累，其状不比他父亲犁地轻松。我们不认识他写的字，我们包括老师认为那都是错字。

他们两个不上学了，不知是被迫还是自愿。那 750 米又 200 米的上学道路上的景色他们没有看到：路两旁新栽的杨树，比我的胳膊粗不了多少。它们被春风刮得东倒西歪。叶子打着紧紧的卷，等着风的力量把自己吹开。这些小树的生命从父亲组织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开始，它们稚嫩的根须从会议的决定移植到泥土里。父亲栽树，在毁林开荒的年代，在植树不算政绩的年代。

2

我的同学数没能在 25 这个数字上稳定住。一年后，这个数字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4 个都是男生，其中一个善讲故事。他总是以“九九八十一洞，



我的功课实在是太好了。中学三年级，我已是全学年几百人的第一名。

“洞洞有妖精”开始他的讲述。他爱闭上眼睛，头也需要摇动，脸上的肉向下坠着。后来我见过一次他的母亲，他跟他的母亲一模一样。他的母亲也爱讲故事。她沉浸在讲述里，往往一讲就是一天。再平常的事，到了她的嘴里，马上就妙趣横生了。善讲故事的女人也有不足，她不善做家务。家里乱，孩子的衣服也洗不干净。她的讲述常在细节上盘桓流连，而洗衣服则简明扼要，袖口衣领被她一笔带过。大队有时也对居民进行卫生检查。她家是不合格的，被挂了黄牌子。她并未因给大家讲了那么多有趣的故事而被原谅，那甚至不是什么优点，而是不良习惯。她的丈夫被所有的男人同情。她常常脸都来不及洗，就开始了讲述，哪怕听众只有一个。还有一个男生功课好，智商高。他是班里几十个学生中唯一能在功课上跟我过招的男生。我的智力也许在他之下，但我较他多了一分用功，这样，我们的成绩就十分接近了。他们4个成为减数的原因，是在一个星期日，撬开学校的门，进

这是老家的那条小河，远处的山叫前围山。



入教师办公室，偷拿了一位老师放在抽屉里的5元钱，又在一位老师的水杯里撒满了尿。一九七几年，5元钱是个不小的数字，它足以使这一事件成为大案。据他们的供词，那5元钱被他们全部买了冰棒。共100支。他们找到一个金黄的干草垛，围坐成一个封闭的圆，那100支冰棒被放在了圆心上。他们说，我们以为能吃完，闷热的夏天，又甜又凉的冰块是最好吃的东西，多少都能吃完。有3个说从未在夏天吃过冰，另一个说5岁的时候去城里的亲戚家串门，吃到过一块。每人吃到10支的时候，圆心位置的冰块减少已经十分缓慢了。剩下50支的时候，他们对冰棒的热爱已降到零度以下。剩下的冰棒在他们恐慌的目光注视下开始了令人绝望的融化，最后成为一摊难看的水。他们惊恐地跑开了，每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使自己远离那个正在由固体变成液体的圆心。

这个案子是第三天破的。老师发现了什么样的蛛丝马迹，顺着一条什么样的线索，我不是记不清了而是不知道。那艰难的侦破过程没有公布，我只看到了最后的结局：那天，天气晴朗。云彩呈丝线状，像是被用力拽断了。断开的纤维横在我们的头顶，谁有办法把那些断开的云丝挽结续接？在太阳和残破的云彩的下面，我们被集合在操场上。所有的老师都出来了，包括那位校长。操场上有一个见方的1米高的台子。那上面每天都有一位体态婀娜，容貌美丽的女生领操。我的动作也许比她的更准确，但我没有被选去领操。准确不一定优美，她叫李满花。学校的有线喇叭传出了声音，这个声音较平时要高出许多个分贝。校长的激动在高音里不好隐藏。高音命令我们往台上看。我看见李满花舞蹈的地方站着4个男生。他们是吴玉坤、常江、赵光晓、刘辉。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常江个子高站在中间，善讲故事的刘辉矮胖站在一边。他们低着头，垂着肩。我看出他们都在尽可能地收缩自己，缩小自己。他们的罪行是由校长宣布的，校长的声音高亢而激情饱满。大量愤怒的兑入，使校长的声音跑了调。最后，那一杯他们作案时留下的尿被端了出来。校长的声音再次响起：他们想让老师喝尿！这尿应该给谁喝？应不应该让他们自己喝？我们回答：

009

